



## 造园记

□ 顾丽明

作为一名资深“花痴”，拥有一个花园一直是我的梦想。遥想暮年，闲坐庭前，听四季风雨，赏花开花落，谈笑流年……

在我们小区的23幢楼里，和我同样做着花园梦的是6楼的邻居“春”。春的老家在农村，她的“春蔓园”里种植了100多种月季和其他花卉，每到春天，四邻八乡的赏花者闻香而来。老宅拆迁后，春住上了电梯高楼，虽然两套房子的阳台、窗台都利用起来，种了上百盆花，但她还是觉得不过瘾。

12楼的“风”也做着花园梦，嫌阳台无法施展她的拳脚，早已把花草种到了公共楼顶上。还有15楼的“琰”，最近才入花“坑”，居然就有近百盆花了。

有一次，社区领导把我们这些爱花人召集到一起，让大家为打造美丽小区献计献策。我们4个老“花痴”不约而同相中了楼下那块空地。恰好小区改造，有多余的花岗岩、汀步石。征得物业同意后，我们像蚂蚁搬豆似的一块块搬运过来，汀步石一摆，花园雏形初现。接下来便要规划种植了，春搬来了家里的美女樱、夏菊、太阳花和心爱的蓝雪棒棒糖等花，风拿来了藤月精品弗洛伦蒂娜，琰则把刚在直播间抢到的微月奉献了出来，而我把红达等月季苗种到了小院里，还发动花友群的花友支援我们。苗不够，我们就网购。添栅栏、买拱门……这些开销都由我们分担。花苗到了，大家便自觉地拿着工具下楼干活，有时甚至挑灯夜战。

造园是田园牧歌，更是体力劳作。每天傍晚，我们在这块地上忙碌着，浇水、施肥、栽种、除草，引来无数围观者。邻里们说，小区越来越美了，真好。老人们喜欢在花园边驻足，瞧瞧这棵苗有花蕾了，那朵花要绽放了；孩子们穿过拱门，在汀步石上蹦蹦跳跳，开心极了；连小狗也来凑热闹，摇着尾巴这里闻闻、那里嗅嗅。

有人问，你们每天在这儿弄花草，既出钱又出力，为啥？我们笑而不答。还有人问，这花园叫什么名字呀？对了，得给花园起个名、挂个牌子了。

4个退休女人一台戏，“馨邻花园”正式挂牌了。“馨”既是小区馨塘新村的馨，也指花的馨香。馨邻，意思是让花香润泽邻里。牌子上还附古诗一首：万花锦绣同民乐，不比青山独乐园。办得春风共花醉，尽叫蝶闹与蜂喧。

因为热爱，所以执着。心中有梦，人生才会闪闪发光，再苦再累也挡不住爱花人对美丽花园的期许和向往。

(作者原工作单位：江苏省张家港市塘桥镇中心幼儿园，60岁)



## 当年写稿好辛苦

□ 竺培强

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是个还没有互联网、电脑也稀少的年代，写稿的确辛苦。

首先要为获取报刊地址费心。那时投稿哪像现在，网上一搜，报刊邮箱得来全不费功夫。写稿之初，我先是投本地的报刊，地址好找。后来，我将目光转向了市外的报刊。找地址有以下几种方式：一是到报刊阅览室翻检，抄下中意的报刊地址；二是在报摊买文摘类报纸，看哪类文章自己可以写，然后看其摘自何报，再到阅览室查阅，或到邮局翻阅报刊目录，以查找报址；三是买报纸，亲朋好友到外地，我便托其买当地的报纸，自己出差时，到当地的第一件事就是买报纸；四是订阅，对钟爱的报纸，若是难买到，我就干脆订阅，便宜的订半年，贵的订1个月，既能获取地址，又可以研究栏目内容，若刊登一篇，就可以赚回订报纸的钱。

其次是抄写辛苦。那时电脑为稀罕物，故文章都是用手写。我写稿力求字迹工整，纸面清洁，既尊重编辑，也方便编辑审阅。手写稿需要一笔一画，仍容易出错，稍不注意，就会写错别字。怎么办？又不能像铅笔字那样

擦掉，我只能剪下一格纸，小心翼翼贴在稿子上，然后等它干后重写，一丝不苟，像干技术活。记得有一次，抄完一篇长稿，检查时发现中间抄漏了一句，怎么办？又不能加在旁边，只得将后面几页重抄，劳神费时！哪像如今有电脑，修改易如反掌。

我有个学兄，文学素养高，且会书法，写字多用毛笔，习惯成自然，打草稿亦然。但抄稿龙飞凤舞，那怎么办？于是他老婆成了“写手”，专门为他誊写稿子。那些年，我时常见其将张张“书法”递给他老婆抄写，他老婆没过几年便练出了一手好字。如今，他已用上了电脑。许多年前，我遇到一位文学青年，他喜欢一稿多投，但又嫌抄写太麻烦，于是用复写纸，说用力写（后来听说中指都磨出了老茧）可以一次写5份。因抄写辛苦而复写，人家编辑一看就知道是一稿多投，用稿率可想而知。

其实，抄写辛苦，投稿也不易。有几年，报纸流行社会瞭望、社会透视等栏目，发三四千字长稿，300字的稿笺得抄10多张，难抄也就罢了，稿纸折叠

起来太厚，信封不易封口，只能将板凳倒过来压平才能封口。我担心信超重，多贴一张邮票。有时稿子寄到编辑手上时已经看不清字了，我接到编辑的电话后，只能赶快翻出草稿再抄一份寄去，哪像现在鼠标一点就搞定。

此外，查找资料也辛苦。那些年，我主要写杂谈、随感之类的文章，有感而发，一般不需要查寻资料，最多翻翻书而已。我有一位文友擅长写纪实类稿子，经常出入图书馆查寻资料，一坐就是半天。有时，为查证一件旧事，不惜舟车劳顿，到大学资料室甚至区县图书馆查找，辛苦得很！稿费还不够补贴交通费。如今，需要什么资料，电脑上就可以“一网打尽”。

写稿辛苦有甚“好处”？我想，可能正是因为那时写稿比较辛苦，故愿意写稿的人就少，便宜了我这种不怕辛苦的人。当然，这仅为推测。

那些年，写稿好辛苦，如今，写稿很舒服。感谢互联网，感谢科学技术，让写稿更加便捷。

(作者原工作单位：重庆公交五公司，69岁)



捕  
鏞  
晟  
摄



## 蜘蛛也是一道菜

□ 有道

云南十八怪中的一怪是“蚂蚱能下酒菜”，真的是太神奇了。蜂蛹、蚕蛹、竹虫、蝉等虫子，大多数人都吃过，但要说吃花蜘蛛的人，恐怕就不多了。

前段时间，我和老邹一起去景迈山，参观他的茶基地，这让我对景迈山的美食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。

老邹在景迈山经营茶叶20多年，结交了许多茶农朋友，这也让他对普洱茶有了深入的学习和研究机会。来到景迈山的第二天，老邹带着我在大山里走村串寨，看茶林之葱绿，望云海之壮丽。临近中午时分，我们来到了一个布朗族聚居的寨子，当我们走到寨子里的一条小路时，旁边的木楼上突然传来一声：“邹哥，上来喝茶。”我循声望去，只见一个40多岁的男人从路旁的木楼窗户上伸出头来，朝我们挥手。老邹抬头看了一下，对我说这是他的一个茶农朋友，便带着我走上了楼。我们坐下后，主人家为我

们斟上茶水，寒暄几句后，他们聊起了今年茶的销售情况。我一边喝茶，一边漫不经心地听他们聊。这个木楼茶室，其实是一个专门针对游客销售茶叶的店铺，店里陈设着老板自己生产加工的许多茶叶。眼看吃午饭的时间近了，我便提醒老邹该走了。那位茶农朋友听到后，不让我们走，热情地邀请我们去他家吃饭。盛情之下，我们只得客随主便，一起来到了他家。

我们在一张藤编的圆桌前坐下，很快，茶农朋友的妻子便端来了山里的佳肴美味。一盘黑黝黝、大拇指大小、身上隐约可见绿色斑纹的虫子菜引起了我的注意。我忍不住小声地问老邹：“这是什么虫？”老邹道：“花蜘蛛。”一听到这个名字，我紧张起来，心里在想：蜘蛛也能吃吗？说实话，我吃过许多虫子，但从来还没吃过花蜘蛛。看着饭桌上的其他人吃得很香，我有些胆怯地用筷子夹起一只

花蜘蛛放进嘴里，慢慢地咀嚼，一股香酥的味道瞬间充满了口腔。这个味道我能够接受，便大胆地继续吃了起来。

于是，趁着吃到“新美食”的好心情，我问老邹：“这花蜘蛛是怎样做出来的？”老邹一边吃一边说：“景迈山中的茶林里有很多花蜘蛛。我们抓蜘蛛时，要先准备一些爪叉形的小树枝，将这些小树枝绕上厚厚的蜘蛛网，然后再在网中间戳一个小洞，做成一个窝状的小口袋，将抓到的蜘蛛放进去，蜘蛛就不会跑了。把蜘蛛带回家，放在一个金属盆里，再将盆放在炭火上，烤到蜘蛛的脚全部脱落，然后将蜘蛛的身子抹出来，再用油炸，美味即成。”听完老邹的介绍，我感叹：“要吃到这样美味的蜘蛛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”对我这个馋嘴的人来说，真是大饱口福了。

(作者原工作单位：昆明市五华区外经委，62岁)